

# 越南语分类词功能考察

毛志萍<sup>1</sup>, [越]阮春面<sup>2</sup>

(1.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湖北武汉, 430079;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2. 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越南语是分类词显赫的语言, 越南语分类词也因而备受关注。本文将对越南语分类词的功能进行全面而系统地考察, 提出越南语分类词具有分类、个体化、指称化、关系化四种功能, 以揭示越南语分类词的共性和殊性。

**【关键词】** 越南语; 分类词; 功能

**【中图分类号】**H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130(2018)02-0017-04

**doi:10.3969/j.issn.2096-3130.2018.02.003**

随着语言的发展, 越南语的分类词(classifiers)在计量单位和分类的原型功能基础上扩展出了许多其他功能, 展现出句法语义功能的多样性。我们将对越南语分类词的功能进行全面而系统地考察。

Bisang(1999)<sup>①</sup>基于对东亚和东南亚分类词的考察, 认为分类词的功能有四个, 它们分别是: 分类(classific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指称化(referentialization)和关系化(relationalization)。当然, 不是所有的语言的分类词都全部具有这四种功能, 其中分类和个体化是类别词的核心功能, 是东亚和东南亚所有分类词语言都具有的, 而后两个功能是前两个功能扩展的结果; 分类词的功能就是通过个体化和分类而使事物变得可数。所以, 依据分类词所具有的不同功能, 东亚和东南亚的分类词语言或语言变体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表 1

分类词功能	代表语言
分类—个体化	汉语、日语、越南语
分类—个体化—指称化	泰语
分类—个体化—关系化	粤语
分类—个体化—指称化—关系化	赫蒙语(Hmong)、 苗语(贵州威宁)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Bisang 认为越南语

分类词的主要功能是分类—个体化, 在我们对越南语分类词的功能进行考察后, 发现越南语分类词的功能十分显赫, 具有分类(classific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指称化(referentialization)和关系化(relationalization)这四种功能。

## 1. 分类

Bisang(1999)从跨语言的角度论述了分类词语义的语义区别层级系统(the hierarchies of semantic distinction)。跨语言来看, 分类词系统的第一区分通常都是有生(animate)—无生(inanimate)和人类(human)—非人类(non-human)。然后在有生或人类之间, 会区分出地位; 无生或非人类中会区分出形状(shape)。在下一个层级, 会在形状之中按照事物的物理特征, 区分出长(一维)、平(二维)、圆(三维)等等。

越南语也是有生—无生/人类—非人类和形状构成了分类词系统的基础语义标准。我们来看越南语分类词系统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 越南语分类词系统产生的过程是“范畴导向过程(category-oriented process)”。所谓“范畴导向过程”是说一个语言的分类词系统源于该语言中业已存在的一个范畴系统, 该系统是构词的一部分, 它基于分类(taxonomy)和部分—整体关系(meronymy); 在表达分类和部分—整体关系时, 一般是两个名词, 经过重新分析, 其中一个名词演变为分类词。在越南语的名词性结构中,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SWU120935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1—18

**【作者简介】** 毛志萍, 女, 重庆人,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中心博士生。

如果前一个名词表示某种类别,而后一个名词是前面那个名词的下位分类成员,那么第一名词就

被重新分析为分类词。如:

表 2

	有生			无生
	人类	非人类		
		动物	植物	
名词	người 人	con 幼崽	cây 树木	
下位名词	công nhân 工人 nông dân 农民 bác sĩ 医生	lợn 猪 gà 鸡 cá 鱼	chuối 香蕉 dừa 椰子 tre 竹子	
数+分类+名	một người công nhân 一个工人 một người nông dân 一个农民 một người bác sĩ 一个医生	một con lợn 一头猪 một con gà 一只鸡 một con cá 一条鱼	một cây chuối 一棵香蕉 một cây dừa 一棵椰子 một cây tre 一棵竹子	
通用分类词	người	con	cây	cái

由上表可见,越南语的分类词有明显的分类功能,分类词相当于通称(或大类名),名词相当于专称(小类名),分类词和名词的结合有严格的制约关系,每一个语义层级都有对应的分类词,以显示事物的类别,其分类作用十分明显。

汉语分类词与之相比较,其类别作用不如越南语那么突出,分类词语义区分层级的表达不像越南语中那么直接,显得十分另类,原因有两点:第一,汉语没有特别标记人类的类别词,有一个“位”也仅限于正式语境中地位较高的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有生一无生的区分级基于形状的区分在汉语中通常都有好几个类别词来表达。这可能是汉语类别词系统产生过程是“词项导向过程(item-oriented process)”。所谓“词项导向过程”是说汉语的类别词产生于要对一定语境中具有特殊文化重要性的个体词项的计数,其结果就是出式,出现了一个含有类别词的新构,然后该构式不断地应用于新的名词,直至所有名词都带上类别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汉语在类别词使用上的灵活性及其类别词何以没有严格遵循颇具普遍性的语义区分层级。

## 2. 个体化

Greenberg(1972)<sup>⑧</sup>曾经指出,按照数(number)的体现方式的不同,可以把语言分为两大类:集合量/个体量(collective/singulative)以及单数/复数(singular/plural),而这种差别就是由于名词的不同而造成的。

印欧语是单数/复数语言,单数是无标记的,复数是有标记的,把复数标记直接附加在名词上

就可以了,比如:books—book。而越南语是集合量/个体量语言,就是复数为无标记,就是说名词本身就表达集合量,所以表示单数时需要标记的语言,因此计量时需经过个体化或单位化的过程,分类词就充当这种角色,所以表示单数时需要分类词来把名词个体化。如:

\*môt sách

\*一书

数量集合量(类)

một quyển sách

一本书

数量个体化集合量(类)

上例子体现了分类词的特点是对事物进行个体化,本身并不表示数量义,即将类化的实体个体化,以数词凸显“个体”的量。有生物占据一定的三维空间,本身具有个体化功能,所以不用分类词或者分类词少,而无生物需要分类词将其个体化。比如,“书”是一个通指类名,通过分类词“本”(以自然的三维空间形态为依据)使其有界化为某一个体,再用数词表示个体的量(如:一本书)。

越南语、汉语等语言的名词体系为不可数,名词都是指物质的(stuff),语义是不可数的,要计数物质一定要把物质量化或离散成类似物体(body)的个体才可数,数词后的标记成分(分类词)正是起到了个体化前一名词所指的作用。

## 3. 指称化

指称这一概念是用来描写名词性成分的所

指对象(referent)同实际语境中存在的物之间的关系,越南语“数词+分类词”、“分类词+名词”和“分类词+(名词)+指”结构可以表达替代(转指)、定指、不定指、类指等多种指称。

### 3.1“数词+分类词”转指

“数词+分类词”转指是指“数词+分类词”构成的短语单独使用,用来转指被计量的名词。

(1) Cô ta nói: “Tôi muốn uống nước.” Tôi lập tức đưa cho cô ta một cốc.

词译:她说我想喝水我马上递给她一杯

意译:她说:“我想喝水。”我马上递给她一杯。

### 3.2“分类词”非定指转指

非定指性转指是指分类词单独做主宾语或单说,用来转指被计量的名词。

(2) Những cái bánh này làm chẳng đều gì cả, cái thì to, cái thì nhỏ.

词译:些个饼子这做不均一点,个就大,个就小。

意译:这些饼子一点都不均匀,有的大,有的小。

### 3.3“分类词+名词”不定指

不定指标记是指分类词单独附着于名词短语,而表示后面的名词是无定的,相当于不定冠词的用法。

(3) Hôm nay tôi đi chợ mua con gà về luộc.

词译:今天我去市场买只鸡回煮

意译:今天我去市场买只鸡回来煮。

越南语宾语位置的“分类词+名词”不定指用法中,分类词隐含数量“一”的意义,是表示无定的冠词,并不强调数量为“一”,是单数的典型结构,这跟英语的不定冠词确 a/an 非常相似。

### 3.4“分类词+名词”定指

定指标记是指分类词单独附着于名词短语,表示名词短语是有定的,相当于定冠词的用法。

(4) Thằng bé vừa chạy vừa ngoái đầu lại như sợ có ai đuổi theo nó.

词译:个小孩边跑边转头来如怕有谁追着他

意译:那个小男孩边跑边回头看,好像怕有人追着他。

越南语主语、宾语位置的“分类词+名词”有定指用法,这一结构不能用于对举格式,分类词虚化出相当于定冠词的用法,我们把这一类“分类词+名词”结构成为准冠词型定指“分类词+名词”结构<sup>⑤</sup>。

### 3.5“分类词+名词”类指

类指标记是指分类词单独附着于名词短语,表示名词短语是泛指一类事物。

(5) Con chó là loài động vật thông minh nhất.

词译:个狗是种动物聪明最

意译:狗是最聪明的动物。

在越南语中,分类词和名词构成的短语可以表达三种语义,con chó 既可以理解为“特定的某条狗”,也可以理解为“狗这个群体”,还可以理解为“一条狗”,因此,可以认为越南语的分类词有定指、不定指和类指标记的功能。

### 3.6“(数词)+分类词+名词+指示词”定指

越南语指示词结构语序类型是“分类词+名词+指示词”,表示定指。名词后面有了指示代词,分类词前就不能再加上数词“một”,即指示代词和数词“một”不能共现。可见“分类词+名词”结构中隐含了数量“一”,它是单数的典型结构。所指事物数量为二以上,构成“(数词)+分类词+名词+指示词”的结构形式。如:

(6) Tôi thấy quyển từ điển này rất hay.

词译:我觉得本词典这很好

意译:我觉得这本词典很好。

(7) Tôi thấy hai quyển từ điển này đều rất hay.

词译:我觉得二本词典这都很好

意译:我觉得这两本词典都很好。

可见“分类词+名词+指示词”表定指,而“分类词+名词”也是表定指,二者之间有何区别呢?

陈玉洁(2011)<sup>⑥</sup>区分了“中性指示”和“距离指示”。中性指示指的是仅实现指示功能,不附加距离区别等语义特征的指示;而距离指示则附加了距离区别。

“分类词+名词+này(这)”和“分类词+名词+kia/đấy/đó(那)”——用于近、远对举格式,是距离指示,表示距离的远近,前者是近指,后者是远指。

“分类词+名词”——不能用于对举格式,是非区别性的中性指示,不表示距离的远近,所指对象为言谈现场同类对象中唯一的一个或一些,其身份并不需要与其他同类对象的区别来辨明。

表 3 两类结构表定指的差异

	距离指示	中性指示	
		区别性	非区别性
分类词+名词	-	-	+
分类词+名词+指示词	+	-	-

越南语的指示词一般不能直接与名词组合<sup>⑤</sup>,指示代词修饰名词必须要通过分类词。而

汉语中,指示代词“这”“那”直接修饰名词,有时不是指称个体事物,沈家宣(1995)<sup>⑥</sup>指出:“带指

示词‘这、那’的名词性成分也有些是通指性的 (generic), 并不指称个体事物, 因而是无界的。”  
例如:

(8) 我发觉这女人全是死心眼儿。

(9) 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

沈家宣教授认为上面两个例子中, “这女人”和“这烟”的“这”已经虚化, 这和英语中通指用的定冠词相似。现代越南语的指示代词“*này*”(这)、“*kia/đấy/đó*”(那)没有虚化出这种用法, 而是名词前的“分类词”虚化出定冠词的用法, 是通指(类指)的标记, 换句话说, 越南语中不用“分类词+指示代词”表示通指, 而是用光杆名词或者“分类词+名词”表示通指, 如上面的例(5)。

### 3.7 “分类词+指示代词”转指

“分类词+指示代词”转指是“分类词+指示代词”结构做主语或单说, 用来转指某个事物。

(10) *Cái này là của tôi, cái kia là của anh ấy.*

词译: 个这是的我个那是的他

意译: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他的。

### 4. 关系化

越南语的分类词可以作为无核关系化标记。无核关系化指关系化结构中, 中心语不出现, 分类词单独使用, 引出一个无核关系化小句, 而这个无核关系化结构单独做主语或单说。

(11) *Trong nhà treo hai bức tranh, tôi thích bức treo trên đầu giường.*

词译: 屋里挂两幅画我喜欢幅挂上床头

意译: 屋里挂着两幅画, 我喜欢挂在床头的。

例(11)中的分类词本身并不转指某个对象, “分类词(*bức*) + 动词短语(*treo trên đầu giường*)”, 才转指动词短语所指的东西, 相当于汉语“的”, 可以认为分类词已经虚化了。可见越南语分类词有名物化的作用, 用在一些形容词、动词或者动词短语前面, 就把整个结构变为名词性成分。比如:

*con đen*(黑的), *con trắng*(白的), *con lớn*(大的),  
*con bé*(小的), *cái ăn*(吃的), *cái mặc*(穿的), *cái*

*launhà*(拖地的)

注释: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① Bisang, Walter classifi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nting and beyond, In Gvozdanovic, Jadranka(ed). Numeral types and changes worldwid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13-185.

② Greenberg, J. H.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In Keith Denning and Suzanne Kemmer(ed).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6-193.

③ 盛益民, 陶 寰, 金春华. 《准冠词型定指“量名”结构和准指示词型定指“量名”结构》, 《语言学论丛》(第五十三辑), 2016. 1, 30-51.

④ 陈玉洁. 《中性指示词与中指指示词》, 《方言》2011年第2期.

⑤ 越南语中无类别名词与数词结合无需分类词, 这些名词可以和指示代词直接组合.

⑥ 沈家焯. 1995, “有界”与“无界”, 中国语文, 第5期.

### [参 考 文 献]

[1] 大河内康宪. 量词的个体化功能, 大河内康宪主编《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集》[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426-446.

[2] 李知恩. 量词的跨语言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11.

[3] 刘丹青.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 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J]. 世界汉语教学, 2012, 26(3): 291-305.

[4] 毛志萍[越]阮春面. 越南语分类词的类型学考察[J]. 《华中学术》2017年12月第19辑: 252-258.

[5] Nguyễn Phú Phong 阮富丰《Những vấn đề về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 Loại từ và từ chỉ thị - 越语语法若干问题—量词及指示代词》[M]. 越南: 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胡光波)